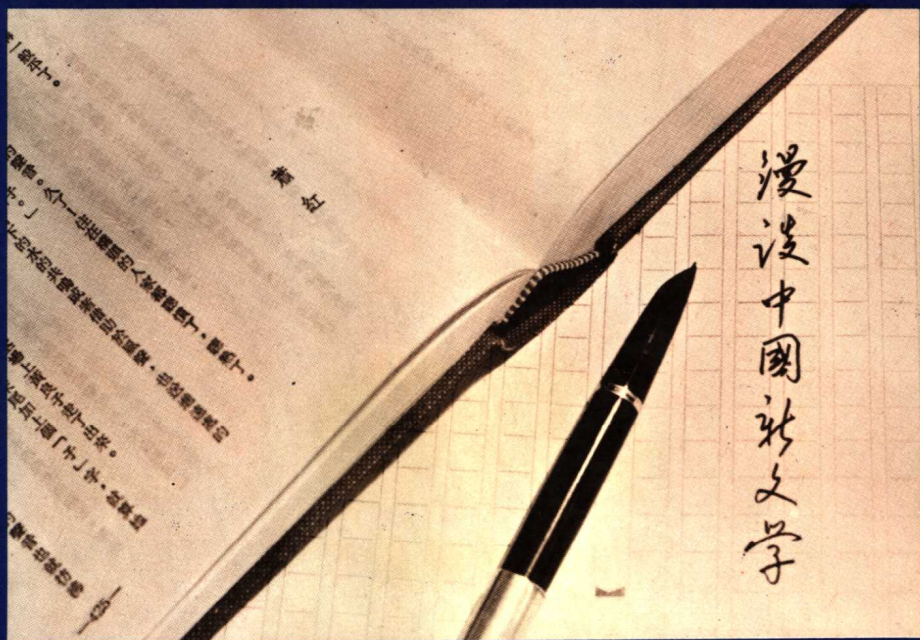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書

漫談中國新文學



葛浩文著

劉以鬯主編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新文學叢書

漫談中國新文學

葛浩文著

劉以鬯主編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漫談中國新文學 葛浩文著

葛浩文博士 (DR. HOWARD C. GOLDBLATT) 係美國人，受業於中國新文學界前輩柳無忌教授，精通中文，以學位論文《蕭紅評傳》有色於時。本書為作者評論中國新文學之專集，其中論東北作家諸篇尤為出色。



中國新文學叢書

已出版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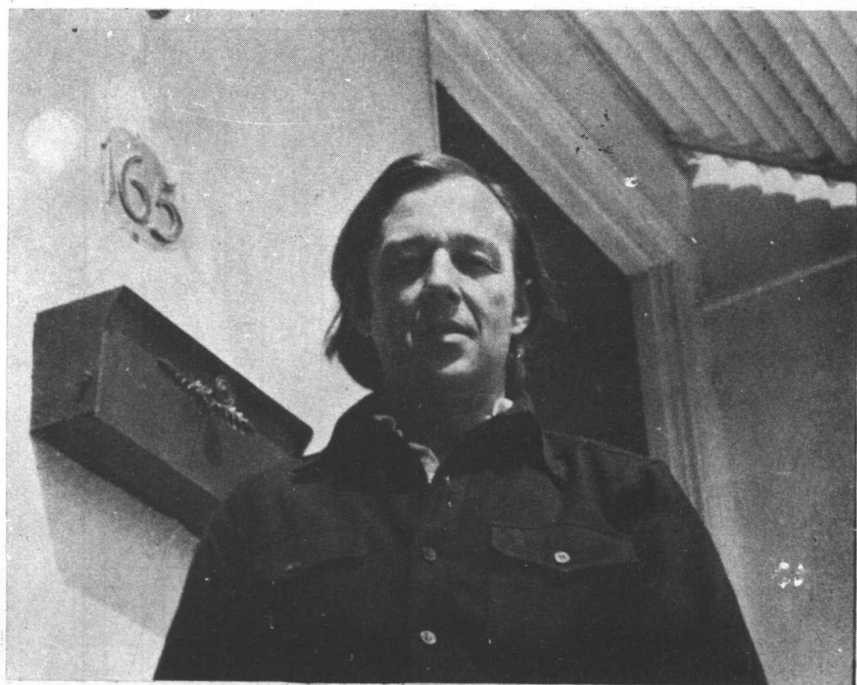
兩姐妹
惡夢集
文章修養
倒影集
火鳥之羽

王西彥著
師陀著
唐弢著
楊絳著
端木蕻良著

踐踏的喜悅
遭難前後
跋涉
春夢
羅洪著
許廣平著
蕭紅、蕭軍合著
徐昌霖著

定價港幣 \$18.00

WORLD PUBLISHING



作者近照

HXT/04/03

本書不想毛遂自薦，介紹這些程文，但實在也不得不抓住機會，在各方而幫助我的老師，同事與朋友們表示很誠懇的謝意。首先要謝之葉師桐，多蒙教授替換作序，給予我莫大的榮譽。我以同事和徒弟先生不但和我合寫過几篇，翻譯過几篇，也經常給了我不少極寶貴之意見。王翻譯方向我應對司文華先生，黃文範先生，黃驥先生，羅久蓉女士等人表示謝意。

八、九年来我在中国新文学研究所的學習期間能值偉地獲得許多朋友們的愛護與鼓勵。本丛书主编刘以荣先生，台明報月刊編輯黃俊豪先生，●●●作乐司馬在风先生，台高研究中國新文學貢獻很大的同鄉先生，都是对我的帮助

作者手迹

前 言

本來不想毛遂自薦的介紹這些短文，但實在也不能不借此機會對在各方面幫助我的老師，同事與朋友們表示很誠懇的謝意。首先要謝謝業師柳無忌教授替拙作寫序，給了我莫大的榮譽。我的同事鄭繼宗先生不但和我合寫過幾篇，翻譯過幾篇，也往往給了我不少很寶貴的意見。在翻譯方面我應對司文華女士，黃文範先生，黃驥先生，羅久蓉女士等人表示謝意。

八、九年來我在中國新文學研究的學習期間很僥倖地獲得許多朋友們的關懷與鼓勵。本叢書主編劉以鬯先生，《明報月刊》編輯黃俊東先生，作家司馬長風先生，台灣研究中國新文學貢獻很大的周錦先生，都是對我的幫助特別大的人士，在此致謝。

本集分成三部，即（一）東北作家羣研究，（二）序文、演講，（三）其他（或說雜碎吧）。在每一部內文章是按發表年月排列。原來發表時的一些印錯或重覆，衝突之處，在此儘量改正。近來所收新資料一律都加入註釋內。

葛浩文 八〇年六月
草於舊金山

序

俗語有云：青出於藍。

沒有料到，我對於中國新文學研究的衣鉢，却傳給了一位年輕的美國學人：葛浩文；而且在他的手中變得這樣多姿多彩。事實上，我這些舊東西^①，值不得陳列出來，至多僅是一套「芒鞋破鉢」而已。我知道的現代文學，只是隨興之所至，隨讀隨忘，說不上研究。所以然者，我自己即生活於五四文學的氣氛中間，跟牠一塊兒長大起來，讀到的作品，遇到的人物，都與我同時。其中有些聞名於文壇的作品，已被公認為劃時代的經典著作，若干活躍文藝界的青年文人，不乏與我有交往的，也已置身於名作家之列，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可以說，在這個時期，我並非門外漢，却是內中人。這種情形，可以證明一點：對於當代的新文學，我有廣泛的同情與興趣，但並無深刻的研究，與重大的貢獻。

在這方面，葛浩文却不同了，他的勤奮與成就是值得讚許的。他現任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的中文部教授兼主任，為陳若曦短篇小說集《尹縣長》英文本的合譯者；他又出版蕭紅的兩部中篇小說《生死場》與《呼蘭河傳》的英譯本，並撰著英文的《蕭紅傳》（世界作家叢書），那應該是這位短命多才的東北女作家的第一部英文傳記。這數冊書籍，都是近年來（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的出版物，而牠們的作者，仍是年紀輕輕的，從印第安納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還沒有幾年。這使我記憶起在十年前，在印大東亞語文系我的辦公室內，初次會見這個身材高高的、新從加州遠道而來就讀的、美國學生。同他交談不久，對

他的印象很好，覺得他有爲，是可教之材；他也就尊我爲師，選讀我的幾門功課，並請我爲他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當時，他已對中國新文學有興趣，特別是東北作家，如蕭軍，蕭紅，駱賓基等。在這一羣人中，我們同意蕭紅是他作研究的最好題目，作品精而不多，生活尤爲特出。於是，他一帆風順地在短短幾年內完成了他的蕭紅論文，蕭紅傳，蕭紅小說的譯文。去加州任教後，他不但繼續有關蕭紅的著述，又從而把他研究的方向與範圍擴展到新文學的其他部門，如五四時期關外的鄉土文學，大陸的地下文學，以及現今的台灣作家，如姜貴與黃春明。這些研究的成果，讀者在本書內可以自己欣賞。

葛浩文著作的產量，相當豐富，三年內出版三部譯著，還有現今即將付印的《漫談中國新文學》。但，這些成績，並非偶然可得的。在印大東亞語文系及比較文學系的研究生中，跟我作論文得到博士的也有好幾位（屈指一數，正好有十位美國同學，二位中國同學），都是成績卓著②。可是以工作的慫恿，研究與著述的努力而論——在印大十餘年來我親自看到的——要首推本書的作者。最使我驚奇的，他不但用他本國的文字寫作與繙譯，他更用他修習的、也是他第二語言的、中文，來發表文章。在這方面，非但在我的學生中，就是在其他有名大學讀出來的中國文學博士及教授中，能像他這樣提起筆來用中文寫作而有如此成績的，亦不多見。在傳統的西方漢學界中，學者們於中國語文，及經典書籍，有造詣，能作深邃的研究，成績斐然，頗有其人；但是他們中間能講中國話的不多，更談不到能以中文撰寫而在刊物上發表。近二、三十年來，美國對於東亞文物的研究頗有顯著的發展，這是我親眼看到而曾從旁促進的。美國學者們講說中國語言的能力，已比一般歐洲的學者爲強，但能寫作中文的人，依舊稀罕得有如鳳毛麟角。至於以若干篇中文著作，收成集子

而出版的，除葛浩文外，更不易發見了。我們修讀西洋文學，大多能以所習的外語寫文章，出書籍。在這一點，歐美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不免相形見絀，尚須多下工夫，學習開風氣之先的本書的作者。

對於中文讀者，在香港與台灣，葛浩文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去過台、港，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宣讀論文與演講。在國內外的中文刊物上，也曾有文介紹他。現在，他這部《漫談中國新文學》的出版，在中美學術交流期間，將為有時代性的美談。作者能望見我們在文藝復興時百花漫放的遠景，並因時間、地域、文化背境的距離（並非隔離），造成他那種對於中國新文學的鮮明的印象，新穎的看法，以及客觀性的批評與分析。尤其重要的，此書將使廣大的讀者羣對於它的作者有親切的認識，進一步地期望他來日更大的成就。

我樂於為本書作序，這期望是主要的原因與動機。

柳無忌，加州孟樂公寓

一九八〇，五，二二。

-
- ① 我所做的，只是出版過三冊《現代中國文學讀本》（與李田意合編），又為英人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的《中國文學史》續了一章《近代文學，一九〇〇——一九五〇》，這些都是一、二十年以前的事情。
- ② 他們在學術界有相當地位，如大學校長，副院長，系主任等等。

目 次

前 言·····	1
柳 序·····	2
談蕭紅與魯迅·····	1
蕭軍自傳及其他·····	12
一本失落的書·····	22
蕭紅及蕭紅研究資料·····	24
關外的鄉土文學·····	39
《蕭紅與美國作家》補遺·····	46
二蕭散記·····	48
中國大陸文壇的蕭紅熱·····	73
《跋涉》的失而復得小記·····	84
《蕭紅評傳》中文版序·····	87
《生死場》及《呼蘭河傳》英文版序·····	89
文學與翻譯家·····	100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方向·····	109
好一個就事論事·····	120
羅體模「旋風」吹壞了「姜貴」·····	125
黃春明的鄉土小說·····	133
中共的地下文學·····	162
中國現代小說概論·····	171

談蕭紅與魯迅

對於中國新文學有興趣的人都知道魯迅對青年作家都寄予很大的期望，並且非常熱心的鼓勵和幫助他們。從許廣平的《青年人和魯迅》^①一書中讀者最能看出魯迅對青年的重視。我們也可以由《魯迅書簡》^②看出他對青年作家的態度和幫助。譬如：短篇小說作家葉紫是經過魯迅的介紹、鼓勵及經濟上的幫助才真正走上了文壇。此外有胡風、馮雪峯、《譯文》的編輯黃源，小說作家歐陽山等人，最早也都是經魯迅的提拔才開始受人注意。不過與魯迅關係最密切的恐怕還是東北的一對作家夫婦檔，蕭軍和蕭紅^③。談到二蕭與魯迅的關係，還得回溯到一九三四年。

—

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蕭離開哈爾濱，移居到關內的青島。他們雖然在關外已住了多年，並且奠定了文壇的基礎，但「滿洲國」成立以後便有家歸不得，只好到處流浪了。同年九月蕭紅完成了她的長篇小說《生死場》，蕭軍十月間也寫完《八月的鄉村》^④，但因一直找不到能為他們出版的人，蕭軍終於寫了一封信給在上海的魯迅^⑤。同月他又寄出了兩篇稿子，即蕭紅的《生死場》和兩人合作的《跋涉》。一個月之後，二蕭和張梅林從青島到了上海^⑥。十一月三日蕭軍又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而卅日魯迅終於邀請了這兩位年青，窮苦，寂寞而又有點畏怯的逃難者在飯店見面^⑦。那天在座的除魯迅外有許廣平以及他們的兒子海嬰。蕭軍在《讓他自己》一文回憶到當天的情

形，說明他跟蕭紅對魯迅的印象及感想^⑧。從此他們兩方的來往就多起來了^⑨。

一年之後（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二蕭從他們住的法租界（拉都路）到北四川路的大陸新村九號去拜訪魯迅^⑩。幾個月以後他們也搬到北四川路。從此二蕭成為魯迅家裏的常客。雖然《魯迅日記》裏只寫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來過廿幾回^⑪，但許廣平的《追憶蕭紅》和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都說蕭紅在一九三六年的前半年幾乎天天來到他們的家。不但如此，二蕭也常陪着魯迅去看電影或到外面吃飯。不過多半還是他們晚餐後到魯迅的家去聊天。魯迅因客人非常之多，很忙，蕭紅便成為許廣平的好友，兩位女士常在一起談天或預備些食物。（餃子是蕭紅的拿手菜之一，又很合魯迅的口味，因此她常客串魯迅家裏的廚師。）這時候二蕭間的感情一日不如一日，蕭紅需要精神上的安慰非常之迫切。雖然魯迅也盡其所能，但經常還是許廣平來照顧她。

蕭紅在她一生中跟男人有來往時，幾乎都是她自己受苦受害。最早使她大失所望的就是她的父親^⑫。後來據說她在初中時曾和學校教員戀愛同居，懷了孕，最後被他遺棄掉了，開始流浪。從一九三二年直到一九四二年在香港逝世止，這十年內，在精神或肉體上爲了三個男性作家——蕭軍、端木蕻良^⑬及駱賓基——吃盡了苦頭。這樣一連串遇到些固執，自私，甚至近於殘忍的男性的確是蕭紅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但這期間她居然也遇到一位對她表示關懷與同情而不會讓她受苦受害的人，那就是魯迅。「我們剛來到上海的時候，另外又認識更多的一個人了，在冷清清的亭子間裏讀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兩個飄泊靈魂……」。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魯迅死後幾天蕭紅從日本寄給蕭軍的信裏的一句話^⑭。由此可知蕭紅覺得她和魯迅的感情的深

刻。她和魯迅的來往只有短短的一年半光景（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六年中），可是讀她的《回憶魯迅先生》或許廣平的《追憶蕭紅》等文看得出他們的關係有如父女那樣的密切。另外在寫作方面魯迅不僅為她把稿子轉投於上海的若干刊物，更將她的《生死場》在由他自資經營的奴隸社出版，成為該社僅僅出版三本著作之一^⑮，並親自寫序文。他也一再公開表示蕭紅是當時女作家中前途最光明的一個。至於二蕭間文采的比較，魯迅曾說過他「……認為在寫作前途上看起來，蕭紅先生是更有希望的。」^⑯

一九三六年中，二蕭間的感情終於無法維持。蕭紅為了要避免面臨破碎的家庭，以養病為由坐船到日本。在《魯迅日記》七月十五日中曾提到為蕭紅送行的事：「……晚廣平治饌為悄吟餞行」^⑰。對這位厭惡日人而又不懂日語的避難者而言，這次的東渡是她一生中孤獨生活的頂點。在東京住了半年以上，只交了一個朋友^⑱；她如何打發日子，詳細情形無法得知，只知她一方面念書，一方面寫作^⑲，與外界似乎也毫無聯絡。僅在魯迅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給沈明甫（即茅盾）的信內說：「蕭紅一去之後，並未給我一信，通知地址；近聞已將回滬，然亦不知其詳，所以來意不能轉達也。」^⑳兩星期後魯迅逝世；蕭紅仍孤獨的留在日本，十月廿二日才知道已失去了她唯一的真心朋友。她廿四日寫了一封信給蕭軍；全信說：

關於周先生的死，廿一日的報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點，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對的。我跑去問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說：「你是不懂日文的，你看錯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錯，所以很安心的回來了，雖然去的時候是流着眼淚。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張中國報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麼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聲不能和你們的哭聲混在一道。

現在他已經離開我們五天了，不知現在他睡到那裏去了？雖然在三個月前向他告別的時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說：「每到碼頭，就有驗病的上來，不要怕，中國人就專會嚇呼〔唬〕中國人，茶房就會說：驗病的來啦，來啦……」。

我等着你的信來。

可怕的是許女士的悲痛，想個法子，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靜下來，多多的和她來往，過了這一個最難忍的痛苦初期，以後總是比開頭容易平伏下來。還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夠想像了。我想一步踏了回來。這樣想像的時間，在一個完全孤獨了的人是多麼可怕！

最後你替我去送一個花圈或是什麼。

告訴許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紅 十月廿四日②

魯迅的死對二蕭在精神上無疑的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也使他們暫時忘却了彼此的衝突。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初蕭紅終於「回滬」，與蕭軍重修舊好（蕭軍於魯迅死前幾天從青島回到上海）。此後七·七事變發生不久，他們和胡風等人到武漢；一九三八年一月由於李公樸邀請前往山西（臨汾）；一個月之後二蕭再度分手，蕭紅到西安，隨後與端木蕻良在武漢同居。一九三八年七月端木離開武漢到重慶，把將要生產的蕭紅留在武漢。九月間她也到重慶，流產後又跟端木在北碚同住。一九四〇年春兩人飛往香港，兩年之後（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二日）蕭紅病死在日本佔領下的香港，死時才卅一歲。英年早逝實在是中國文壇的一大損失。

二

魯迅逝世已四十多年了，這段時間裏紀念他的文字不知有多少。其中多數談到他的作品，思想和對當時中國人的影響。也有一部份寫的是他個人的生活；寫這一類的文章寫得最多也最動人的大概要算許廣平和蕭紅。關於蕭紅悼念魯迅的文章，近年有兩位香港作家寫了幾篇短文^②，由於舒年，克亮兩位先生的介紹，讀者對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會有更深些的印象。克亮先生又登出了蕭紅寫的一篇悼念魯迅的文章《海外的悲悼》，而提出她的《拜墓》一首詩。《海外的悲悼》是以上所述的那封頗為感人的信；它可算是蕭紅最早追悼魯迅的文字。此信發出後幾個月，《文叢》月刊又登了蕭紅在日本寫的三十四首小詩^③。通過這些小詩作者把她的情感很豪放地流露在紙上。這次蕭紅又署上她早期的筆名「悄吟」；詩的題目是《沙粒》，但如以《悄吟》（悄悄地低吟）為題可能更為恰當！其中絕大多數是描寫她自己的悲哀，如：

（17） 生命為什麼不掛着鈴子？

不然丟了你，

怎能感到有所亡失？

（30） 野犬的心情，

我不知道，

飛到異鄉去的燕子的心情，

我不知道。

但自己的心情，

自己却知道。

- (34) 什麼最痛苦，
說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還有一部份形式，內容類似日本的俳句，如：

- (15) 偶然一開窗子，
看到了檐頭的圓月。

- (24) 可憐的冬朝，
無酒也無詩。

第三部份大概是爲想念蕭軍而寫：

- (20) 理想的白馬騎不得，
夢中的愛人愛不得。

- (25) 失掉了愛的心板，
相同失掉了星子的天空。

最後有兩三首看起來是爲魯迅而寫的：

- (11) 今後將不再流淚了，
不是我心中沒有悲哀，
而是這狂癲的人間迷惘我了。

- (12) 和珍寶一樣得來的友情，
一日失掉了，
那刺痛就更甚於失掉了珍寶。

以上雖只是蕭紅寫的《沙粒》的三分之一，但已足夠

讓我們瞭解當時作者在精神上的空虛。

蕭紅從日本回到上海後，又與她的老朋友會合，而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去看魯迅的墓，回來寫了一首滿含悲切的紀念詩《拜墓》^④：

跟着別人的腳跡，
我走進了墓地，
又跟着別人的腳跡，
來到了你的墓邊。

那天是個半陰的天氣，
你死後我第一次來拜訪你；

我就在墓邊豎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並不是用以招弔你的亡靈，
只是說一聲：「久違」。

我們踏着墓畔的小草，
聽着附近的石匠鑽刻着墓石，
或是碑文的聲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葉跳躍了起來；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義。

你的死，
總覺得是帶走了正義，